

文學欣賞的新途徑

三民書局印行 / 李辰冬著 / 101 三民文庫



李辰冬著

文學欣賞的新途徑

一民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三版

◎文學欣賞的新途徑

基本定價壹元

著者 李 辰 冬

發行人 劉 振 强

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郵政劃撥九九九八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業字第二〇〇二號
著作權執照 內著字第二二九號

三民文庫編刊序言

書是知識的匯集，知識是人人必備的，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；我們出版界的責任，就是要提供好書，供應廣大的需要。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，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，至於外觀求其精美，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應該做到的。

知識是多方面的，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的知識，文學、藝術、哲學，歷史的知識，莫不為人所必需，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，個人經歷的回憶，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；這樣廣博知識的匯集，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。

在歐美日本等國，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，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，人人愛讀，家家傳誦，極為我們所欣羨。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，在這方面亦已有良好的開始；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，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，參加栽種的行列。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，讀者的愛護，同業的協作。

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

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

自序

「意識決定一切」，是我終身研究文學的指標，拙著「文學新論」是如此，「陶淵明評論」是如此，「文學與生活」是如此，這裡所收集的十幾篇論文也是如此。只有發現了作者的意識才可以真正了解作品。

然爲什麼稱這裡的十幾篇論文爲「文學欣賞的新途徑」呢？因爲欣賞與了解不同，了解僅是字面意義的知曉，而欣賞則要透過文字的意義追究出作者的意識而與之共鳴；要與作者的意識起了共鳴始可謂之欣賞。這裡的十幾篇論文，研究對象雖有不同而目標則是一致。追究作者的意識而與之共鳴，前賢似未走過，故稱之爲

「新」。至於是「新」，「新」的是否應該，尚乞讀者指正！

二十年來，我從「意識」的標向研究詩經，在詩經裡有極大的發現，但在這些篇論文裡隻字不提；因為問題太大，不是短短論文可以談論得了的。在「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演變的關係」一篇講演裡所提到的詩經，僅僅是我初步作詩經研究時所得的結論，與現在所講的詩經頗有不同；但為紀念這一階段研究的成果，仍然保存着原來的面目，不予更動；然從此也可知道我們的路途並未走錯，只不過工夫的深淺而已。不久讀者讀到我的關於詩經論文時與此處所言不同，恐有所懷疑，故先作此聲明。

一九七〇年七月李辰冬自序於臺北。

目次

自序·····	一
怎樣欣賞杜詩「春望」·····	一
杜詩「述懷」欣賞·····	七
杜詩「喜達行在所」三首欣賞·····	一五
曹子建洛神賦的意義·····	二四
什麼叫文學·····	三三
怎樣研究文學·····	三九
再談怎樣研究文學·····	四七

三國演義的價值·····	五六
西遊記的價值·····	八八
儒林外史的價值·····	一〇八
鏡花緣的價值·····	一二三
老殘遊記的價值·····	一三八
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演變的關係·····	一六二
論方言與文學的關係·····	一八八
關於紅樓夢原本問題·····	一九九
文學批評的基本認識·····	二一〇
怎樣判斷作品的好壞·····	二二一
初學寫作的幾個基本步驟·····	二二五
導讀·····	二三一
談文學欣賞的新途徑·····	二三六

怎樣欣賞杜詩「春望」

欣賞與了解不同；了解只是字句意義的了解，而欣賞要透過字句與作者的情感起共鳴。說得更明白一點，就是要追究作品的時代，作品的環境，甚而作者寫這篇或這部作品時的意識形態，而使讀者與作者站在同一的地位、同一的環境、同一的意識形態來享受作品中的情趣。且以杜詩「春望」為例，看看怎樣來欣賞作品。

春望的原詩是：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要想站在作者的時代、環境與意識形態來欣賞這首詩，得先了解八項事實：第一、「國破

「山河在」的「國破」指什麼時候的事件而言，以明作者此時的時代環境；第二、「城春草木深」的「城」指什麼城，以明作者寫詩的所在地；第三、「感時花濺淚」的「感時」指的是什麼時事，以明作者當時所處的環境；第四、「恨別鳥驚心」的「恨別」是與誰離別，以明作者當時的心情；第五、「烽火連三月」的「三月」應作如何解釋，以明當時的戰爭情況；第六、「家書抵萬金」的「家書」是指誰的書信，以明作者與家人離別的情形；第七、「白頭搔更短」的「白頭」為何而來，以明作者當時的心情；第八、「春望」是在什麼地方望？臉朝那個方向？望什麼？以明作者當時的意識形態。謹先從第一個問題解答起。

述懷詩說「去年潼關破，妻子隔絕久」，述懷詩寫於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夏，所謂「去年」當指至德元載。潼關破在天寶十五載六月九日，六月十九日凌晨，玄宗自長安延秋門出奔四川，安祿山將孫孝哲於六月二十二日入長安，所謂「國破」，當從這個時候算起。國破山河在，就是京都雖說淪陷了，而山川土地仍然存在。

據「通鑑紀事本末」「安史之亂」說：「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。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，每獲數百人，輒以兵衛送洛陽。王孫將相屬從車駕家留長安者，誅及嬰孩」。這時王孫將相有的扈從玄宗赴川，有的被孫孝哲俘虜送往洛陽，有的被殺，所以「哀王孫」詩說「長安城頭頭白烏，夜飛延秋門上呼。又向人家啄大屋，屋底達官走避胡」。這時的長安城幾乎變成了一

座空城，所謂「城春草木深」，是在表現淒涼的景象。

這時的長安城內，胡人橫行無忌，哀王孫詩說「昨夜東風吹血腥，東來駱駝滿舊都」；悲陳陶詩說「羣胡歸來雪洗箭，仍唱夷歌飲都市」；哀江頭詩說「黃昏胡騎塵滿城」，都是描寫胡人的瘋狂情形。同時，又有一批附逆之徒，壓迫人民，陷害人民，所以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四說「決決泥污人，矻矻國多狗」。在在都是使人愁苦感慨，所以說「感時花濺淚」，意思就是感慨時事，見春花而濺淚。由這一句，也可知作者一多之不敢不出門。

「恨別鳥驚心」的「恨別」，普通都解爲與家人的離別，實際並不止此。哀江頭詩說「清渭東流劍閣深，去住彼此無消息。人生有情淚沾臆，江草江花豈終極」，這是思想玄宗，寫與玄宗離別後的心情。哀江頭與春望爲同一天的作品，所以這個「恨別」不僅止與家人的離別，也包涵着與玄宗的離別。哀王孫詩說「不敢長語臨交衢，且爲王孫立斯須」，哀江頭詩說「少陵野老吞聲哭，春日潛行曲江曲」，知道作者自從陷在長安後，一多不敢出門，現在春天來到，偷偷到曲江的僻靜地來看，聽到了春鳥的喧叫，不覺心裏感到震驚，故言「恨別鳥驚心」。

從天寶十五載六月到至德二載三月，戰事始終沒有停止，所以說「烽火連三月」。悲陳陶、悲青坂、塞廬子，都是這時候的詩，也都是寫這時候的戰事。家書、一般都解作他妻子的書，實際不對。假如他至德二載三月接到妻子的信，不應該在述懷詩說：「寄書問三川，不知家在否」？

述懷詩是至德二載六月間所寫，三月時剛剛接到妻子來信，怎麼六月間還寫信去問家在不在呢？詩又說「自寄一封信，今已十月後」，十月、當非至德二載十月，因為杜甫於閏八月就回到三川羌村的家裏了，怎麼會是十月呢？所以十月，應是寄出信後的十個月，也就是指至德元載七八月間所寄的信。因為一年得不到妻子的信，妻子也一年多沒有接到他的信，所以於至德二載八月間回到羌村時詩言「妻孥怪我在，驚定還拭淚」！既然不是妻子的信，然是誰的信呢？得舍弟消息二首說「近有平陰信，遙憐舍弟存」，是得弟弟的信。弟弟的信不是也可說是「家書」麼？平陰是津名，在今河南洛陽東，所以詩言「兩京三十口，雖在命如絲」。另有一首「得家書」，才是真正得妻子的信，然這已是至德二載六七月了。

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說「臣以陷身賊庭，憤惋成病」，正是此詩「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」的注解。因為陷身賊庭，終日愁苦，不僅是為家，而且為國，本來已經白了的頭髮，越搔越少，簡直承擔不了頭簪。這一時期的作品裏，都是表現着愁苦，如月夜詩說「雙照淚痕乾」，這固然是寫他在鄜州的妻子，假如他不在落淚，也不會想到他的妻子在落淚；悲陳陶詩說「都人迴面向北啼，日夜更望官軍至」，正是描寫他那時的心情；避地詩說「避地歲時晚，竄身筋骨勞」，寫他那時流離失所的情景；對雪詩說「戰哭多新鬼，愁吟獨老翁」；又說「數州消息斷，愁坐正書空」，寫他那時的獨孤；元日寄韋氏妹詩說「不見朝正使，啼痕滿面垂」；得舍弟消息詩說

「烽舉新酣戰，啼垂舊血痕」；「生理何顏面，憂端且歲時」；「憶幼子詩說『憶渠愁只睡』」；「百五日夜對月詩說『無家對寒食，有淚如金波』」；「牛女漫愁思，秋期猶渡河」；「遣興詩說『天地軍麾滿，山河戰角悲』」；「雨過蘇端詩說『杖藜入春泥，無食起我早』」；「諸家憶所歷，一飯跡便掃」；蘇侯得數過，歡喜每傾倒」；「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詩說『告別無淹晷，百憂復相襲』」；「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詩說『留連春夜舞，淚落強徘徊』」，都是寫這時的遭遇與病苦，無怪乎白髮要越來越少了。述懷詩說「親故傷老醜」，這「老醜」二字正是形容他這時的形態。

然春望，他是在什麼地方望呢？又望什麼呢？哀江頭詩告訴我們說「欲往城南望城北」。城南是指曲江池，這個地方的地勢最高。讀史方輿紀要（卷五十三）於樂遊原說「府南八里。其地最高，四望寬敞。唐曰樂遊園，其南即曲江池」。然爲什麼要向北望呢？我們看看那時候的軍事情勢。「通鑑紀事本末」「安史之亂」說：

二月戊子，上至鳳翔。上至鳳翔旬日，隴右、河西、安西、西域之兵，皆會江淮。庸調亦至洋川、漢中。上自散關通表成都。信使駱驛。長安人聞車駕至，從賊中自投而來者，日夜不絕。

長安在南，鳳翔在北，並且這時候的戰事都集中在河東，戰事又節節勝利，那麼，杜甫之所以北望也就不無原因了。朱德引陸游筆記說「欲往城南忘城北，言迷惑避死，不能記其南北」，

簡直是胡猜！

從以上的解釋看來，可知要欣賞一篇作品，得先決定這篇作品的寫作日期，然後把作者同一時期的作品歸納到一起，彼此互注，就可知道作者這一時期的意識，之後，再找歷史事實來參證，此時所作的考證，就不至擲諸附會了。

一九六九年五月於新加坡，原刊「新社季刊」一卷四期。

杜詩「述懷」欣賞

喜歡文學的人往往不喜歡考據，喜歡考據的人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林，所以文學欣賞與考據還沒有發生密切的關係。作品是情感的表現，表現情感時須用許多事實來表達，而發掘這些事實就需要考據；然考據的最終目的是在發掘作者的情感，並不是雞零狗碎地解釋幾個字或幾件事實就算達到了考據的目的。一篇詩、一闕詞、一首曲、一齣戲或一部小說都有它整個的靈魂，一定得整個來看，才能真正發現作者的情感；可是現在解釋文學的人往往把一篇作品，大解八塊，上一句解通了，下一句解不通，某一個字解通了而全篇解不通，只注意到一點，却疏忽了全而。解釋一句詩，一個字，必須同時注意全篇，甚而作者的全部作品，這樣，才能注解出詩的整個靈魂，也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場來欣賞他的作品。欣賞與了解不同，了解僅是文字意義的知曉，欣賞則要

透過文字的意義來追尋出作者的情感而與之共鳴。僅以杜詩「述懷」爲例，看看怎樣使欣賞與考據發生密切的關係。述懷的原詩是：

去年潼關破，妻子隔絕久。
今夏草木長，脫身得西走。
麻鞋見天子，衣袖見雨肘。
朝廷繁生還，親故傷老醜。
涕淚受拾遺，流離主恩厚。
柴門雖得去，未忍即開口。
寄書問三川，不知家在否？
比聞同罹禍，殺戮到雞狗。
山中漏茅屋，誰復依戶牖？
摧頽蒼松根，地冷骨未朽。
幾人全性命，盡室豈相偶？
嶽岑猛虎場，鬱結迴我首。
自寄一封書，今已十月後。

反畏消息來，寸心亦作有！

漢運初中興，生平老酹酒。

沉思歡會處，恐作窮獨叟！

潼關破在天寶十五載（西歷七五六年）六月九日，接着六月二十二日長安淪陷，這時，杜甫同他家人在奉先。奉先就是現今陝西蒲城縣，蒲城縣離潼關與長安都很近，所以他帶着家眷逃離到三川。三川故城在今陝西郿縣南六十里。七月，肅宗在甘肅靈武即位，他聽到這個消息，就想赴靈武，不幸，這時「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」（見「通鑑紀事本末安史之亂」）皆行附敵，他被裹到長安，從此就與家人離別。述懷這首詩是至德二載（西歷七五七年）八月在鳳翔寫的，所以說「妻子隔絕文」。彭衙行說「別來歲月周」，北征說「經年至茆屋」，可知都是事實。

杜甫在鳳翔拜左拾遺是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，那麼，他逃出長安當在五月初或四月底，也正是「今夏草木長」的時候。他離開長安是藏在大雲寺離開的，所以「大雲寺贊公房四首」之三說「明朝在沃野，苦見塵沙黃」。他是在晚間偷偷離開的，所以「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」說「西憶岐陽信，無人遂却回。眼穿當落日，心死著寒灰」。本來是死了心的，現得贊公和尚的協助又實現了自己的願望，正是「脫身得西走」的解釋。鳳翔在長安之西，故言西走。然爲什麼要藏在大雲寺逃走呢？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之四說「泱泱泥污人，狎狎國多狗」，怕這些投降賊人的